

青少年文学素养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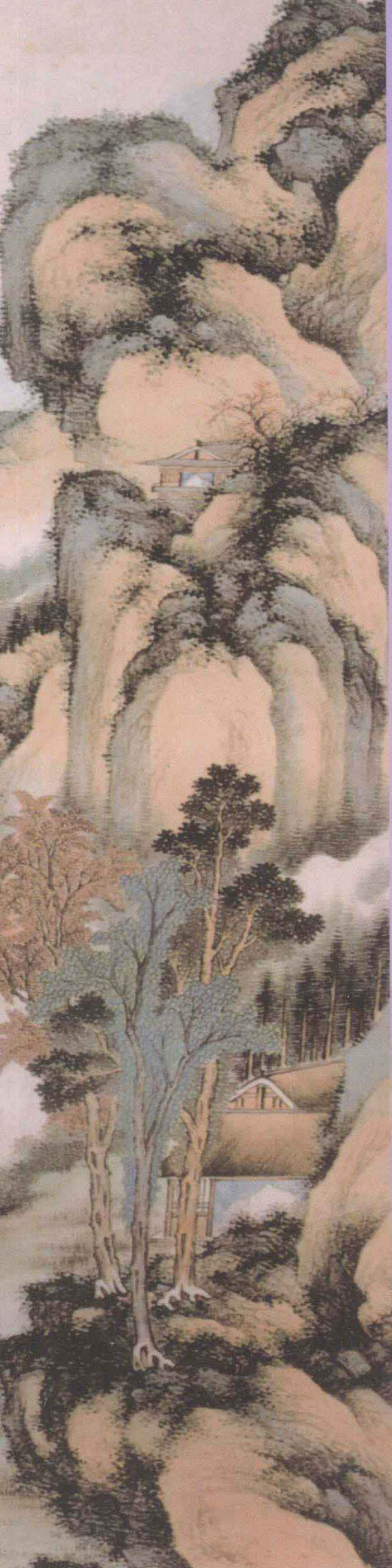
江山胜迹待登临

唐诗与名胜

〔唐诗探趣丛书〕

张忠纲
董利伟
◎ 著
张忠纲 ◎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唐诗探趣丛书 主编 / 张忠纲

唐诗与名胜

张忠纲 董利伟 /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与名胜：江山胜迹待登临 / 张忠纲, 董利伟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02-06868-7

I. ①唐… II. ①张…②董… III. ①唐诗 - 诗歌欣赏
②名胜古迹 - 介绍 - 中国 IV. ①I207.22②K9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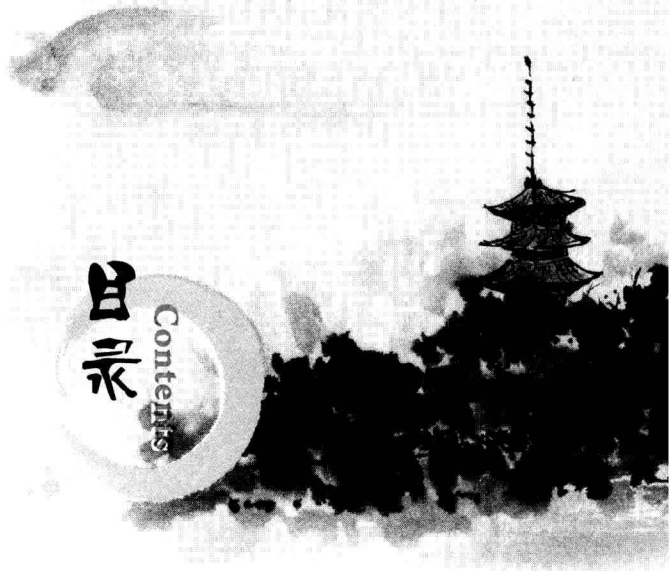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3825号

丛 书 名	唐诗探趣丛书
丛书主编	张忠纲
书 名	唐诗与名胜：江山胜迹待登临
著 者	张忠纲 董利伟

责任编辑	李成轩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1080 毫米 1/12
印 张	22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868-7/I · 89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引言 文景相成 /001

- 一 江山也要名人扶 /001 二 诗人犹待江山助 /004
三 寄情山水有曲衷 /007

壹 三秦古韵

- 一 突兀压神州 /012 二 太乙近天都 /015
三 乐游原上叹兴衰 /017 四 柳色年年伴离别 /020
五 西风残照汉陵阙 /023 六 太白接青天 /025
七 势入浮云亦是崩 /027 八 华清恩幸古无伦 /030
九 贵妃坟土亦作粉 /033 十 山河表里潼关路 /036
十一 西岳峥嵘何壮哉 /039

贰 三晋天险

- 一 晋祠流水如碧玉 /044 二 塞北第一数恒山 /046
三 好酒出在杏花村 /048 四 九寨尊崇第一关 /050
五 苍苍中条山 /052 六 更上层楼看山河 /055

参 中州骋目

- 一 龙门山色天下壮 /059 二 苍然遥对海山秋 /062
三 白马驮经事已空 /064 四 翠岭千重包楚塞 /066
五 古刹中州数少林 /068 六 气酣登吹台 /071

肆 齐鲁雄姿

- 一 一览众山小 /073 二 海右此亭古 /076
三 齐州九点烟 /078 四 危楼舍酒星 /080
五 崂山餐紫霞 /082

伍 燕赵悲歌

- 一 悠悠千载黄金台 /085 二 萧萧易水古今流 /088
三 武灵丛台古意浓 /089 四 魏武何悲铜雀台 /091

陆 吴越烟霞

- 一 秦淮河畔写风流 /095 二 潮打空城寂寞回 /097
三 无情最是台城柳 /098 四 金陵第一明秀山 /100
五 旧苑荒台杨柳新 /102 六 灵岩山上藏娇娃 /104
七 一夜留题百世传 /107 八 吴中名胜数虎丘 /109
九 太湖处处好淹留 /112 十 满眼风光北固楼 /114
十一 万顷清江浸碧山 /117 十二 瓜洲古渡多诗情 /120
十三 栖霞寺塔接云霄 /121 十四 楼台烟雨惠山寺 /124
十五 诗出意表振古寺 /126 十六 欲把西湖比西子 /128

- 十七 天竺桂子落秋月 /130 十八 钱塘怒涛卷霜雪 /132
十九 一江流水一江诗 /135 二十 镜湖流水漾清波 /138
二十一 雄峻神秀一天台 /140 二十二 若耶溪上荡轻舟 /143
二十三 大禹胜迹载伟功 /144 二十四 天姥连天向天横 /146
二十五 西施滩头说西施 /147 二十六 九华声名齐五岳 /149
二十七 天柱一峰擎日月 /152 二十八 黄山归来不看岳 /153
二十九 牛渚南来第一矶 /155 三十 青山永伴诗仙眠 /157
三十一 谢朓北楼望敬亭 /159

- 一 滕王高阁临江渚 /162 二 庐山秀出南斗傍 /164
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 /167 四 鹿门岷山景致幽 /169
五 千秋胜迹壮三楚 /172 六 芳草萋萋鹦鹉洲 /175
七 山形依旧枕寒流 /177 八 周瑜于此破曹公 /179
九 孤忠流芳屈原祠 /181 十 堪与洞庭比壮阔 /183
十一 一螺青黛镜中心 /187 十二 千秋文章壮岳麓 /187
十三 怜君何事到天涯 /190 十四 衡山苍苍入紫冥 /193
十五 碧绿潇湘水 /195 十六 桃花源中仙境幽 /199
十七 黄土一抔埋诗圣 /201

- 一 千秋同祀武乡侯 /206 二 草堂诗圣自千秋 /209
三 既崇且丽望江楼 /211 四 峨眉天下秀 /213
五 剑门天下壮 /215 六 瞿塘天下险 /217
七 猿鸣巫峡泪沾裳 /220 八 白帝城高诗意浓 /223

玖 岭南殊景

- 一 天风海水白云闲 /227 二 越台秋月照古今 /229
三 见景胜如闻 /231 四 桂林山水甲天下 /233

拾 关塞大漠

- 一 瀚海孤城一萧关 /237 二 春风不度玉门关 /239
三 天山雪云常不开 /242 四 火山五月火云厚 /244
五 马蹄万里交河戍 /246 六 独留青冢向黄昏 /249
七 高高秋月照长城 /252



引言



文景相成

“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文心雕龙·物色》）自古以来，文人学士喜登高览胜，借景抒情，应和酬唱，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华美篇章。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南朝诗人谢灵运，一生尤嗜山水之游。《宋书》本传称他经常“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至”，并且“所至辄为诗咏”，每到一地都要模山范水，对当地名胜赋诗记游留念。谢灵运族人谢朓，出守宣城，政暇之余，对那里的明山秀水流连忘返，并写了大量山水名胜诗。二谢的大量纯粹名胜山水诗，对唐人自然山水诗派有筌路蓝缕的开启之功。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岷首》）孟浩然的这两句诗，颇为形象中肯地道出了人们向往自然，痴情于风景名胜的心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又一代受民族独特文化观念影响的诗人们，在登高览胜过程中，既抒发了感情，描绘了风景，又为名胜风景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颇为令人心醉神迷的地方。

一 江山也要名人扶

收拾清晖上笔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绝大多数绝唱，都与风景有关。客观上，风景也因名人的咏唱而名扬天下。现在人们恐怕在中国大地上很难找到没有经过大诗人品题过的自然风景了，更遑论人文景观。古老而雄丽的黄鹤



楼,清丽的富春江,横无际涯的洞庭湖,巍巍泰山,浩浩长江……莫不如此。

自然形态的山水,经过艺术的加工描绘,才能充分展示出深蕴其中的美。泰山的雄伟壮丽,若无杜甫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望岳》)这样的诗句的概括,难以显示出它一览众山小的气派。庐山的奇秀壮美一言难尽,但只有读过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望庐山瀑布》等诗,才能体会到庐山的神韵,体会到“匡庐奇秀甲天下”这句话的内涵。

文因景成,景借文显。许多不为人知的青山秀水,也往往因著名文人在此游览、居住、题咏而名垂千古。中唐大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今属湖南),长达十年之久。寄情于山水,寓意于诗文,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极大的丰收。这段时间写的山水游记,描写生动细致,意境清澄明净,篇篇都是佳作,如《钴姆潭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等。描写当地山水的诗歌也很精彩。《溪居》是他在愚溪生活的写照:“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在这里,柳宗元写了众多佳作。著名的五绝《江雪》,便是其中之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因柳宗元的题咏,永州山水名播四海,游历者从此络绎不绝。

在我国,有不少名胜古迹往往是因一诗而扬名,最著名的莫过于寒山寺了。寒山寺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枫桥镇,传说因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住过而得名。而真正使寒山寺驰名海内外的,是张继的诗。张继因安史之乱避居江南,曾在吴郡一带游览,作《枫桥夜泊》。诗以简练的笔墨,写出深夜不眠的旅人满怀的愁绪。“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暗夜里穿林渡水而来的钟声,叩击着游子的心扉,形成清迥萧瑟而悠然深远的意境。七绝以它的含蓄深沉而流传甚广,甚至日本人也特地渡海来听寒山寺钟声,影响之深远,于此可见一斑。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题破山寺后禅院》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该诗以凝练、古朴、明净、简洁的笔触,描摹了一个景物独特、意境幽邃恬淡的境界,流露了诗人对仕宦生涯的厌倦,对隐居山林的向往。兴福寺也因为常建这首绝妙好诗名扬海内外,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寺院”门载:“兴福寺,在常熟县破山,为海虞之胜处。齐郴州刺史倪德光舍宅为寺。唐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即此地也。山中有龙斗涧,唐贞观中山中姬生白龙,与一龙斗于此,而成此涧。有空心潭,因常建诗以立名。”



有一些胜景,不仅仅因为文人留下的传世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凝聚着他们带领人民改造山河的劳动。如西湖的白堤,原名白沙堤,位于西湖北部,此堤修筑很早,唐代时即已有名。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见西湖堤坝坍塌,周围农田常遭旱涝灾害,就主持修筑钱塘门至武林门的长堤,将湖水拦蓄在上湖,使下塘一带田地再无旱涝之虞。白居易还撰写了《钱塘湖石记》,详细说明长堤的作用,以及蓄水、放水、保护堤岸的方法,刻石立于湖旁。以后堤外泥沙不断淤积,陆地向外延伸,堤亦失去作用而废弃。但人们为纪念白居易的治水有功,就把白沙堤改名为“白堤”,一直称呼至今。

许多文人因为曾在某处游览或做官,后人为此还立祠纪念,他们的遗迹受到保护,又为山水名胜增添了浓厚的书卷气。江南名胜采石矶,因为有了纪念李白的太白楼、衣冠冢,以及李白醉酒捉月的传说,才显得更为吸引人,更加古意盎然。韩愈与潮州的关系,更是如此。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竭力谏阻宪宗迎佛骨,上《论佛骨表》,言辞尖锐,态度坚决,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移袁州刺史。在潮州的数月里,韩愈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如建制分校等,对潮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韩愈爱当地山河秀美,常于政暇,登临笔架山,并亲植橡木,故后名之“韩山”。韩山西麓有韩文公祠,闻名遐迩。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潮州知军州事丁允元为纪念韩愈,迁城西南的韩山书院至东山(今韩山),将忠佑庙改建为韩祠。元、明、清各朝均有所修葺,其中清代修整重建规模最大,今韩祠即为清代遗迹。广西柳州,山水秀丽,名胜众多,而柳侯公园内的柳侯祠,更是人们寻幽访古的好去处。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升为柳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实际上是继贬永州后的又一次贬谪。在柳州,柳宗元废除奴婢买卖制度,宣扬教化,革除恶俗,拓荒打井,植树造林,发展生产,兴办学堂,发展教育,为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积劳成疾,故于柳州。之后三年,在靠近罗池的地方,当地人为他建了祠,旧名罗池庙,历代都加以修葺。现祠内正殿有柳宗元塑像和石刻画像及历代石碑,其中有两块并立的“三绝碑”,一块为宋嘉定年间的原件,已断裂;一块为清代的复制品。碑文摘自韩愈哀悼柳宗元的《迎享送神诗》,字为苏东坡所书,韩诗、苏书、柳事皆绝,故名“三绝碑”。

二 诗人犹待江山助

4

中国多姿多彩、变幻无穷的山水名胜与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相适应,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山水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文思的源泉。风景名胜与文人,自古就有一种不解之缘。文人们对自然山水总是“一往情深”,“驾言出游,日夕忘返”。亲近自然、爱好山水成为封建士大夫文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滥觞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风行于魏晋、盛唐。从此以后即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文化模式而深深积淀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之中。

唐诗独特的风貌正有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唐代诗人们来说,与名胜自然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亲近,最终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来到成都,人们不可能不想起杜甫和他的草堂;西子湖畔,白居易的身影似乎总在流连忘返;采石矶如果没有了李白的到来,也不会如此引人入胜。

唐代文人隐逸,多在名山胜境中,更是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亲近。贺知章隐镜湖,王维隐终南山,孟浩然隐鹿门山,这都是广为人知的。浙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唐代文人无不以不游吴越为憾。晚唐的方干,一生未做官,“遁于会稽,渔于鉴湖”(唐·孙郃《玄英先生传》)。方干隐于浙东,既非宦游、壮游,亦非神游,而是扎根落户于浙东。僧虚中《悼方干处士》诗云:“先生在世日,只向镜湖居。”方干虽也到外地游历过,但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镜湖的。他在镜湖,已与当地人的生活打成一片:“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镜湖别业》)他在镜湖不是游客,而是以此为家,白头于此。方干在晚唐诗人中占有较显著的一席,与此是分不开的。

唐代诗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由此而向往山水自然,求仙访道于山水胜境。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就说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另一首诗《下途归石门旧居》也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尝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最杰出的游仙诗,其诗“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耳”(《唐宋诗醇》卷六)。白诗以《风》、《骚》为祖,而此篇乃“屈子《远游》之旨,……太白



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陈沆《诗兴比笺》）。施肩吾进士及第后，即东归入道，与陈陶、顾况、吴筠等，颛顼于玄化之中，自得其乐。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又是道教传说刘阮遇仙处，天姥山亦为道教洞天福地。唐代不少诗人都来此寻仙访道。大历年间的许浑曾有《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诗，曰：“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丹壑树多风浩浩，碧溪苔浅水潺潺。可知刘阮逢人处，行尽深山又是山。”诗人明确表示，来到天台、天姥，就是为了求道教真诀保长生不老。

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代不少道士、僧人，为求仙访道，隐居名山胜境中。江南名僧尤多。如灵一、皎然、贯休、寒山、拾得，皆为名著一时之诗僧，他们长期活动于东南名山胜境中，融融泄泄，以回归自然、吟诗作赋为乐，写下了不少歌咏古迹名胜的佳作。

自然山水还可以排忧解难。唐代诗人，往往在纵目奇丽的山川风物中散释了胸中的忧烦。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因误从永王李璘而被流放夜郎，当他面对大江的风物“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时，便“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中亦云：“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从这一比喻中不难看出，诗人的心目中，令人释忧畅怀的，莫过于万里雾消，青山毕现的情境了。

名胜自然还可以成为一种特定的生命意识、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审美情趣的隐喻。在对山水名胜的审视中，诗人们往往进入一种纯审美的境界，视功名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往来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之中。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山水中才得以完全地获得身心的舒展，在山水中无拘无束，山水理解他，他也理解山水，敬亭山可以与他相看两不厌，且可以随他起舞。李白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了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自然山水在诗人极感孤独的时候，又以其永恒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宗白华《山水情绪与审美人生》）。唐代诗人与山水之间有一种密合无间的精神交流。李白《望终南山紫阁峰隐者》：“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

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可以看出，在李白身上，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的亲和力，仿佛身心与自然原自相通。

特殊的情境下，唐代诗人们还经常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杜甫的《蜀相》是一首凭吊武侯祠的游览咏史诗，同时也是一首融进现实内容并充满了诗人思想感情血肉的抒情诗。悼古是为伤今，发思古之幽情，杜甫借历史上著名贤相诸葛亮，抒发了政治理想和志不获展的郁闷心情。刘长卿被贬南巴（今广东电白东）尉，经长沙过贾谊宅，作《长沙过贾谊宅》，借凭吊贾谊，婉转抒发了自己的迁谪之感。刘禹锡有一首怀古名作《西塞山怀古》，咏的是王濬伐吴事，而诗人的良苦用心则是在诫今。在叙述往事、描绘古迹中，寄寓了诗人忧怀国事、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山川风物，往往会直接成就诗人的创作。刘禹锡《竹枝词》，就是巴蜀奇特的山水风貌与风俗人情影响下产生的杰作。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夔州一带乃《竹枝词》的故乡。杜甫在大历元年（766）所写的《夔州歌十绝句》便是学习《竹枝词》的产物。刘禹锡至夔州后，为含蓄婉转、优美动人的《竹枝词》所吸引。受其影响，还专门写了十一首《竹枝词》，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当时民间流传的相一致。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巴东人民的生活风俗和自然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另如：“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诗无论是描写爱情，还是慨叹世情，无不清新自然，含蓄而有韵味，民歌风味浓郁。

诗歌本身与自然也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特定的山川景物、创作环境对诗风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杜甫在夔州时，生活相对安定，得以大力写诗，“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几乎占今存全集的百分之三十。期间除写了一部分带有自传性质的传记体回忆诗外，更多的是描绘了当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诗风变化很大。杜甫称夔州“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这是他对夔州自然环境与风俗的感受。夔州险奇雄壮的景象，不仅都摄入诗人笔下，而且对诗人的诗风也有直接的影响。杜甫早期山水诗大都气象辽阔，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在秦州和入蜀途中的山水诗多冷峻峭拔，如“云门转绝岸，积阴

霾天寒”(《寒峡》);成都的山水诗多明媚轻快,如“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春水》)。而夔州山水名胜诗常常将雄奇的景象与悲凉的感慨融为一体,有一种萧森之气,给人以雄奇沉郁悲凉之感,如《登高》、《白帝》等诗。可见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对诗歌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三 寄情山水有曲衷

唐代山水登临诗发达的基础,首先有赖于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人们能够过着较为安定、富裕的生活,是大批知识分子能够从容地领略自然界的美,并且用精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基本物质条件。同时,唐代山水名胜诗既多且好的重要原因,还缘于如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隐逸之风颇盛。隐逸是中国的老传统。唐尧时的许由、巢父,周武王时的伯夷、叔齐,等等,都是十分知名的隐逸之士。唐代的隐逸之风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唐代士子隐逸者众多,其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终南捷径。在唐代,受奋发向上的时代之风影响,文士大都有一颗壮志报国的雄心。下层知识分子为了实现理想,走上入仕道路,除了科举,当时还有一条比较普及的道路——隐逸。这种被称为“终南捷径”的入仕方式,与科举和从军不同,既不须皓首穷经,卑屈求荣;亦不必衔枚披甲,赌命沙场。它以自然山水为依托,通过表面上与统治者所保持的疏远距离,博得清流高士的美名,继而凭借高士的名声换取入仕的条件,赢得帝王的垂顾,一旦征召,便直登龙门。《新唐书·隐逸传》说这些士人“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这其中不乏投机钻营之士,但大多数还是借此为仕进手段,实现其政治理想。由于隐士是股对抗朝廷的潜在力量,统治者多以“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来征召隐士入朝,一则表示礼贤下士,二则隐士一旦被征召,便成为天子的顺民了。唐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均对隐逸之士有过征召、临幸或嘉奖。“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帝王的推崇使唐朝隐逸之风愈来愈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自然名胜诗歌的繁荣。

与科举和从军相比,隐逸重在以超常的姿态表现非凡的才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入仕方式与像李白这样的诗人以追求不同凡响为目的的政治文化心理相契合。李白自年轻时就选择了这条“捷径”。“终南捷径”让李白品





味了成功的快乐,也尝尽了失败的苦恼。自然山水伴着诗人走过一条不寻常的人生道路:由隐逸而漫游,由漫游而入仕,由入仕而退隐,又由退隐而回归自我。李白亲近自然,当然不仅是因为“终南捷径”。“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方輿胜览》卷十七)。他一生漫游天下,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起峨眉,东至天台,北至幽州,南过衡山,无不留下他的行踪和篇章。所到之处,寻访名胜,历览幽境,佳作频频。一首《蜀道难》,写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两首《望庐山瀑布》,让苏东坡为之唏嘘,发出“帝遣银河一脉垂,古来唯有谪仙词”的感叹;李白从他那崇高的宇宙精神和博大的自然视野出发,寻找适合于自我心灵的自然载体,将自然山水与自我精神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种种绮丽壮美、摄人心魄的崇高意境。从中可看到多幻多姿、瑰丽无比的自然美景,又可以看到诗人那颗纵横宇宙、总揽天地的伟大心灵。

隐逸避祸。老子云:“功成身退,天之道。”历来的封建帝王,多喜怒无常,恩威多变,对功臣猜忌成性。唐代也不例外。有些贪恋禄位的,常常不得善终,如长孙无忌、张柬之、萧至忠、王忠嗣等。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唐代的不少有识之士,往往见好就收,功成身退,如孟诜、贺知章等,便是如此。贺知章官至秘书监和太子宾客,天宝初,他见玄宗日益昏聩,不纳忠言,宠信奸佞,便主动辞官归乡做道士。尽管回到故乡越中时间不长,但也创作了部分描绘当地山水胜迹的佳作。

以隐逸逃世。唐代不少隐士,往往抱着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而终老山林。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年轻时一直隐居襄阳,四十岁始游京师,求仕,终不果。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漫游天下,终老山林。他在《自洛至越》一诗中就明确流露了这一心迹:“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常建于开元十五年(727)与王昌龄同中进士,长期沉沦下僚。因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唐才子传》卷二)。还有一种自始至终都无意于仕途的,如诗人刘方平,“隐居颍阳大谷,尚高不仕”(《唐才子传》卷三)。诗人陆羽,隐于东南山水间,工于古调歌诗,善品茶,著书自娱,终生不仕。张志和、方干、陈陶、陆龟蒙等,无不退隐山林间,为诗作赋,独善其身。

其二,唐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使士子们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昂扬,无不以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为己任。为达此目的,士子们不但刻苦攻读,饱览诗书,同时还要行万里路,遍游天下,增长知识阅历,寻求晋身门路。唐代诗



人,在出仕前或出仕后,大多有出外漫游经历。漫游目的,或为广交师友,拜谒达官贵人,寻求入仕门路;或为扩大眼界,增长见识,饱览神州大好河山。

在唐代,青年士子在参加科试之前,到各地漫游,寻访祖国大好河山和名都胜邑,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在漫游中饱览祖国名山大川,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同时又又可以跟各种人物交往,借以扩大自己的名声,增进进士及第的希望。杜甫在二十岁时,游览了江南的许多秀丽山川名胜古迹,后来又漫游齐赵间。他在《壮游》一诗中对此次活动是这样概括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鸿。”再后来的一次漫游是与李白、高适一起,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三人性情相投,一同登高怀古,访道寻幽,饮酒赋诗,十分惬意。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咸通四年(863)初,离家出游,从襄阳出发,循汉水南下,达湖北东部,又至湖南沅湘、江西北部。再从九江渡江到安徽,再达河南,由南阳入蓝田关,至京都长安。此次漫游,不仅是为开阔视野,遨游山水,更为了“以文事造情”,即以自己的诗文进谒当时的名流权贵,以造成舆论影响,便于考取进士。

当然,唐代漫游之风绝不仅仅限于青年举子。我们可以发现,在唐代,诗人没有漫游经历的极少极少。在竞相漫游的诗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诗仙李白。李白性喜山水,一生好入名山游。他自称“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足迹遍及襄阳、汉阳、洞庭、庐山、金陵、扬州、苏州、越中、梁宋、齐鲁、邯郸、蓟门、幽州、太原、宣城、黄山、当涂等地,正如他自己所云:“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的许多杰出作品如“夜发清溪向三峡”的《峨眉山月歌》,“自爱名山入剡中”的《初下荆门》,“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望天门山》,“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望庐山瀑布》等等,皆为漫游途中所作,其间无数自然奇观与天外奇思奔涌笔端,既体现为其四方漫游经历的纪行与实录,又显然是其理想化精神风貌的凝聚与缩影。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在故乡,但他也有丰富的漫游经历。他在《经七里滩》一诗中就写道:“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唐代文人的大规模漫游,本身就是那一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而由此造成的行旅诗、写景诗的繁荣,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片奇特风景。

另外,不少官场失意之士和遭迁谪者,行旅途中,都作了不少纪行之作。武后时代,遭贬谪的官员增多,贬谪诗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如卢照邻、王勃的西蜀之贬,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的岭南之逐,皆为其作品增添了闪光点。盛唐及其后来的中晚唐贬谪诗以此为源头,将诗歌史上的这一独特领域推向了极致。王昌龄、韩愈贬岭南,李白赐金放还和遭贬夜郎,白居易贬九江,柳宗元贬柳州,刘禹锡贬巴东,等等,无不成就了他们的杰出诗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就谈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其三,投身边塞。繁荣昌盛的国力对士子功业热情的鼓舞与激发,大事边功的国策对士人建功途径的开辟与导引,促使广大士人形成“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的从戎报国的普遍心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尚武风气于此可见一斑。同时,“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之士,更多因缘幕府,躐级进身”(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又从制度上使从军外幕成为躐级进身的捷径。“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在功业欲望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将自身投向战场。一些科场失意或干谒无成的文人也纷纷转向“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岑参《送祁乐归河东》)的新途径。众多知识分子远赴边塞,直接促成了边塞诗歌的繁荣。

诗人们在反映战争的严酷激烈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对粗犷豪放的边塞情调和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的描绘上来。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王翰的“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凉州词二首》),李益的“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等。在这方面最为显目的代表诗人是岑参。他以长期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刻画出一幅幅边塞生活的生动图景,几乎涉及军中生活、塞外风光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的所有方面,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写边地风光雄奇壮丽,异域情调浓郁。岑参的边塞诗在当时影响即很大,“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土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习之”(杜确《岑嘉州集序》)。